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五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邊防

應京舊司馬屬、又職備兵、嘗蒿目憂焉、會理官華鈺孝廉梁斗輝、相聚福堂、分著海防邊防二議、詳哉其言之、可藉手爲封疆指南矣、

梁斗輝邊防議云　高皇帝既定天下、卽元故都設北平都司　文皇帝因奠鼎爲今都、扆山負海、固擬於崤函、本太行雁門諸山、塞垣連絡、險由天造、居庸

東折玉帶神嶺若抱若拱　九陵在焉故居庸爲京
師北門隸昌平密邇薊州薊昌俱畿內要地故末稱
鎮薊之稱鎮自庚戌昌之稱鎮自庚申皆嘉靖中虜
警時所建置者也　國初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
遼宣東西並峙爲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
險隘爲內邊永樂間以兀良哈扈靖難功畀以大寧
自雲紅螺地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爲朶顏
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度遼
至白雲山爲大寧號三衛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與
營諸衛於畿甸循居庸左轉爲漁陽盧龍當山海之

際古渝關也控遏遼東爲遼鎭遼東孤懸千里三面
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路内通前代皆郡縣
我　朝盡改置衛獨于遼陽開原設安樂自在二州
處内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
西北則朶顔福餘泰寧三衛右轉循太行西南包平
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爲古燕趙郊而宣府大同握重
兵鎭焉宣府漢上谷大同漢雲中也　國初設衛開
平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與和萬全爲要地後
大寧畀虜與和亦廢開平孤立難守宣德中徙鎭獨
石宣府稱重鎭云大同平川曠野黄沙白艸虜患特

鎮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守口皆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間道騎行可一人卽元札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荆倒馬二關扼焉而重兵鎮保定扈京師又右轉爲鴈門寧武偏頭三關隸山西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經大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濵而鴈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爲陜右陜有三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卽唐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也在河北正統間

失東勝退守黄河後以虜入套內又棄河守墻成化
中徙鎮榆林堡地險兵强人呼爲橐駝城塹自黄甫
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聯墩勾堡橫截套口
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北倚賀蘭山東
南帶黄河內有漢唐二渠險固饒沃成化以前虜患
多在河西自虜入套河東三百里皆設備遞年修治
墻塹正德及嘉靖年間增築內外邊而清水興武花
馬池各營尤稱要害固原在寧夏南前套虜未熾獨
靖虜一面備胡平固安會之區號爲無事自火篩入
寇後遂當虜衝始即州治爲鎮城以固靖甘蘭四衛

隷之東顧榆林西顧甘肅與寧夏相爲唇齒近又於本鎮邊西增鎮臨洮專制西陲半壁隷以蘭河洮岷階文而表裏聲援不至長鞭難及矣其自賀蘭山西至鎮番又西極甘肅皆古朔方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以斷匈奴右臂者也洪武五年下河西棄墩煌畫嘉峪關爲限由莊浪邊南三百餘里爲湟中地今置西寧衛由凉州邊北二百餘里爲姑藏地今置鎮番衛又設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蘭州衛於金城全鎮之地幾二千里列鎮河外薄于砂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西遮西域南蔽羌

與北拼胡虜。尤稱孤懸。此皆自　京師右轉而循西以爲微者也。九邊形勢大略可見於此矣每邊各鎮以城堡限以垣墻足以兵食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薊鎮城堡二百八十五座空心敵臺一千二百四十座昌平城堡二十八座空心敵臺守邊墩臺約三百餘座萬曆初增築灤河以東居庸以西及松棚諸路臺二百座曹家寨將軍臺地跨山橫築內城守以七臺遼東城堡二百七十九座空心敵臺邊腹敵臺墩臺二千八百餘座隆慶間置造各城堡四面懸樓十數座萬曆初造空心敵

臺兩臺之間磚與亂石爲墻臺墻相連以便固守改建定邊右衛於鳳凰鎮移衛治倉學于寬奠堡保定邊城一百三十一座城堡十六座空心敵臺舊敵臺共一千餘座嘉靖間倒馬龍泉故關等處增置敵臺使烽火相望萬曆初馬水口紫荊倒馬等關建空心敵臺三百五十六座宣府嘉靖中令自東路起四海冶鎮南墩西至永寧縣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城盡界爲邊幾七百里創修石墻添設墩臺又自四海冶迤南渤海所迤北建墩防守隆慶間宣大挑修邊壕蓋造營房砌獨石馬營二城又北

路龍門所自盤道墩起迄靖胡堡大衛口座建設外邊一道益以墩臺東北二路有逕道互相應援且拓地百里以資屯牧見存城堡七十一座大同城堡六十四座敵臺墩臺共九百餘座嘉靖中於邊牆衝口等處添設空心磚臺三百座山西三關惟偏老沿邊地方自蕨菜茆起至老牛灣止邊長一百一里有奇添設磚包空心樓實心樓各十五座敵臺二百一十六座見存城堡墩臺院口空心敵臺三千七百一十處延綏邊墻六百七十一里墩臺墩院寨城共九十座石砌土築大川河口水洞連臺石券關門溝口水

澗水口水眼連絡布置又於延綏榆林神木定邊四道築空心敵臺見存城垣六十二座民寨堡城塞城共二百座寧夏城堡九十四座關城六座敵臺墩臺五百餘座關隘三十三處固原城堡八十五座瞭敵等臺八百二十座護城堡墩敵角臺四千九百餘座甘肅城垣堡寨四百九十五座關隘一百四處各鎮原額官軍共八十六萬二千二百一十七員名馬三十九萬七十八匹其見在者薊州官軍三萬一千六百五十員名馬六千三百九十九匹密雲官軍三萬三千五百六十九員名馬一萬三千一百二十匹永

平官軍九千九百四十員名馬一萬五千八十匹昌平官軍一萬九千三十九員名馬五千六百二十五匹遼東官軍八萬一千九百九十四員名馬四萬三千八百七十五匹保定官軍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員名馬四千七百九十一匹宣府官軍七萬九千三百餘員名馬三萬三千七百餘匹大同官軍八萬三千八百餘員名馬三萬五千八百七十匹山西官軍五萬七千六百一十一員名馬二萬七千八百五十一匹延綏官軍五萬一千六百一十一員名馬二萬七千八百五十一匹寧夏官軍三萬七千八百三十

七員名馬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二匹固原官軍五萬五千三百餘員名馬三萬一百六十餘匹甘肅官軍四萬七千五百一十二員名馬二萬二千三百七十五匹官軍之外有募調兵或募土著或募民兵或各將領自募家丁保定有達軍達軍者內附夷人以其生齒日繁驕悍成風又有無籍貧窮縣差胥糧之徒一體練操聽調者也甘肅有土軍土軍者出自莊浪以其族類日多土官不能制務嚴加訓練就我約束也薊遼保宣大山西有車營兵車營兵者始于李賢于謙倣衛青武剛車制馬隆偏廂車制內藏軍馬糧

草輜重給火器以防禦也又有入衛兵入衛兵者因嘉靖間虜犯京輔徵各鎮精兵入衛薊鎮今沿革不一矣有班軍班軍者大寧山東河南都司每衛分春秋二班上邊防戍也總之主客兵不下百萬糧芻費亦不貲有京運民運屯糧漕糧鹽課馬草謹按萬曆二十九年歲報 御覽冊薊州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九萬九千五百一十一兩八錢五分主兵京運銀二十三萬一千八百一十九兩七分漕糧改折及民運等銀共二萬九千三十八兩 客兵京運銀一十六萬七千四百五十二兩二錢鹽引銀二萬三百七十二兩二分屯運馬價運官等銀共一十五萬八百三十兩四分

永平鎮主客兵歲額銀三十三萬四百一十五兩九錢

一分主兵京運銀一十二萬七千三百一十三兩四錢三分民運等銀共七萬三千一百八十七兩九錢二分　客兵京運銀五萬七千四百三十六兩三錢二分民屯等銀七萬二千四百七十八兩二錢三分

密雲鎮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兩五錢三分主客京運銀一十三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兩四錢九分民屯等銀共一十萬九千九百四十六兩六錢八分　客兵京運銀二十四萬二千五十九兩五錢八分支剩運官等銀四萬四千一百六十五兩七錢八分

昌平鎮主客兵歲額銀一十九萬四千七百四十九兩四錢七分京運銀一十一萬八百六十四兩六錢民屯等銀八萬三千八百八十四兩八錢七分

易州鎮主客兵歲額銀二十萬七千三百二十五兩八錢九分主兵京運銀一十七萬四千六百九十一兩七錢民屯銀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四兩一錢九分　客兵銀原額五萬九千兩近因題免改撥

曆二十六年分發京運年例銀六千兩主兵糧一萬四百八十四石九斗一升料一萬二千四百九十八石七斗九升井陘鎮主客兵歲額銀一十一萬七千八百四十一兩一錢五分主兵京運銀五萬五千五百三兩八錢六分民屯銀五萬八千三百六十七兩二錢九分客兵京運銀三千九百七十兩主兵糧三萬一千一十五石三斗三升料二十四石五斗五升宣府鎮主客兵歲額銀九十二萬四千一錢一分主兵京運銀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三十八兩民運銀四十五萬六千七百一十三兩五錢屯運銀一萬六千六百四十八兩六錢一分客兵京運銀一十八萬一千兩主兵糧二萬六千四十石一斗三升料二萬五千四百四十六石二斗草三十七萬三千一百七十

四束大同鎮主客兵歲額銀九十二萬四千一錢一分主兵京運銀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三十八兩民運銀四十五萬六千七百一十三兩五錢屯運一萬六千六百四十八兩六錢一分客兵京運銀一十八萬一千兩主兵糧二萬六千四十石一斗三升料二萬五千四百四十六石二斗草三十七萬三千一百七十四束山西鎮主客兵歲額銀五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兩九錢八分主兵京運銀一十三萬三千三百兩民運銀三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四兩五錢五分屯運銀一千三十兩四錢三分客兵京運銀七萬三千兩主兵糧五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八斗九升料三萬三千二百四百九十三升草九萬五千八十六束遼東鎮主客主兵糧銀六十八萬五千四百

五十八兩一錢二分主兵糧一十七萬一千三百八十四石七斗料一十六萬三百八十八石六升（該鎮歲額每年流動不一且冊內不開京運民屯撒數此係萬曆二十八年　御覽冊總數）延綏鎮主客兵歲額銀七十四萬七千二十一兩八錢（主兵京運銀四十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九兩八錢七分民運銀二十一萬五千九百六兩四錢三分鹽引銀六萬七千六百二十五兩五錢　客兵京運銀二萬二百五十兩鹽引銀二萬九千七百五十兩）主兵糧九萬二千四百二十石六斗八升料四萬二千八百二十九石五斗二升草四萬五千四十束寧夏鎮主客兵歲額銀三十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兩三錢六分（主兵京運銀七萬七千五兩六錢八分民運一十萬八千七百一十六兩一錢屯運銀一千九百八十三

兩五錢六分鹽引銀七萬四千五百三十六兩二主分 客兵京運銀二萬兩鹽引銀二萬九千兩

兵糧一萬一千五百二石三斗料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一石七斗六升草一百七十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八束甘肅鎮主客兵歲額銀五十九萬四千七百四十兩一錢 主兵京運銀一十七萬七千五百八十兩五錢三分民運銀二十九萬五千一兩五錢六分鹽引六萬六千一百五十兩 客兵京運銀二萬兩鹽引銀三萬六千兩 主兵糧二十一萬二千二百七石五斗九升草一百六十八萬三千一百九十六束固原鎮主客兵歲額銀四十八萬五千六百七十八兩三錢七分 主兵京運銀一十八萬八百三十八兩二錢八分民運銀二十七萬七千三百九十三兩五錢三分屯運銀二千六百四十八兩九錢四分

客兵京運銀七千三百五十八兩六錢、鹽引銀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九兩。主兵糧二十六萬六千七百二石六斗一升，料一千四石四斗，草二十六萬八千九百六十八束。各鎮武臣有鎮守，有分守，協守，又有提調、巡視、備禦、領班等官，皆因事設職焉。

薊鎮

鎮守總兵一（駐三屯營）。協守副總兵三（東路一員駐建昌營，萬曆二十三年題准移駐遷頭營，居四路之中，管理燕河營、臺頭營、石門寨、山海關，皆極衝；西路一員駐石匣營，管理墻子嶺、曹家路、古北口、石塘路，皆極衝；中路一員駐三屯營，帶管馬蘭谷、喜峯口、大平寨、松棚路，皆極衝）。分守參將十一（通州、山海關、石門寨、燕河營、昌路舊設副總兵，因移于臺頭路，移參將駐此，以桃林、冷口二關屬之，太平寨、馬蘭谷、墻子嶺、古北口、石塘嶺、喜峯口）。遊擊十一（密雲右營、張武營、石匣營、大水峪四員俱總督下；遵化左營、右營、遵化標營三員俱巡撫下）

三屯車前營車後營二員俱統領南兵遊擊三中路
薊鎮總兵下松棚谷曹家寨駐馬
松東路駐建昌領班遊擊將軍七統領天津寧山通
西路駐石匣、津德州春班天津
德州瀋陽秋班防邊以上七員原俱大寧都司中軍
萬曆中改遊擊領班回日各駐本衛所操練、
三總督中軍副將駐密雲巡撫中軍以守備二十一
三遊擊管事、總兵中軍以都司管事
義院口原提調萬曆二十年改守備界嶺口桃花口
冷口關原俱提調今改守備、永平城舊設擦崖子嶺
今改設李家谷萬曆四年設羅文谷大安口近改設
寬佃谷亦近改黃崖口關將軍石關口薊州城遵化
城三屯營俱舊設、黑谷關萬曆元年設、潮河川大把
水谷白馬關俱今改設密雲城張家灣俱舊設、
總一密雲提調九古家北口關司馬臺黃土嶺關大
一管河毛山嶺青山口關翰林營關黃家
口關洪山口昌平鎮鎮守總兵一駐昌平城總督
關鎮虜關節制其天壽山等
華城黃花鎮居庸關一帶參遊守備西自
鎮邊城東至渤海所各關隘俱屬統領分守參將

居庸關一員所屬石峽峪灰嶺口八達嶺三守備
三極衛萬曆十九年題革石峽峪守備所有兵馬許
八八達嶺黃花鎮一員所屬慕田谷黃花鎮二守備
極衛鎮邊城一員所屬鎮邊城白羊口二守備極衛
遊擊四總兵標下左騎營右
騎營左車營右車營右
守備十一鞏華城天壽
山涿州城懷
柔黃花鎮灰嶺口白羊口鎮
邊城石峽谷八達嶺慕田峪
遼東鎮守征虜前將軍
總兵一駐河東遼陽適中地
方調度防禦應援。
協守副總兵一節制開
原海州
寬奠瀋陽等處駐劄本城所轄遊擊守備
共二十三員開原海蓋有警俱自策應
分守參將
五開原一員防冬駐劄中固兼防南北兼管馬市無
事仍駐開原極衛錦義一員駐劄遼州極衛海蓋
一員駐劄海州次衛專管海蓋地方并東昌東勝二
堡寧遠一員駐劄本城寬奠一員近或加副總兵銜
分守鎮東一
十三處極衛
遊擊十二廣寧城左營一員右營一員
瀋陽城駐長營堡移駐平虜
堡防守鎮武堡一員正安堡一員廣寧右屯一員錦
州一員鐵嶺一員中右所一員中左所一員中後所

一員鎮江營一員守備五鳳陽錦州城金州城鎮靜堡清河堡坐營廣寧中軍一備禦二十三海州城蓋州城清陽堡岫岩堡平虜堡武清堡大清堡廣寧城汎河城鐵路城鎮西堡中固城開原城兼管馬市蒲河城撫順城大凌河堡杏山堡西平堡長勇堡長安堡二堡當虜衛中前所慶雲堡義州城

保定鎮守總兵一春秋兩防務駐浮圖峪遇有冬警移駐紫荊關以備入援分守參將四紫荊一員總領浮圖峪倒馬關守備龍固二關一員駐茨溝地方所屬龍泉關把總馬水口一員所屬沿河口守備倒馬關一員所屬插箭嶺守備遊擊六河間須軍往來駐劄河間滄州、定州領軍駐劄府城○井大二道民兵○保定車營統領巡撫標下馬兵○真定車營統領總兵標下馬兵○保定巡撫標營坐營中軍一總兵下守備七德州河間真定浮圖峪插箭嶺白石口沿河口把總七烏龍溝浮圖峪龍泉關固關倒牙口大龍門金水口忠順官二舊達官今改忠順一在保定等衛一在定州等衛

宣府

鎮守鎮朔將軍總兵一協守副總兵一駐永寧城分守參將八上北路一員駐獨石城極衝所屬獨石城馬營堡赤城堡長安嶺城雲川堡五守備下北路一員駐龍門所極衝所屬龍門所龍門城滴水崖三守備東路一員駐四海冶次衝所屬靖胡堡四海冶堡保安新舊二城懷來城延慶城六守備上西路一員駐萬全右衛極衝所屬萬全右衛左衛城張家口堡新開口堡新河口堡膳房堡六守備南路一員駐順聖川西城次衝所屬順聖川西城東城深井堡蔚州城廣昌城五守備中路一員駐葛峪堡次衝所屬葛峪堡一守備下西路一員駐柴溝堡極衝所屬柴溝堡懷安城西陽河堡洗馬林堡四守備提調山一員駐劉柳溝口營衛所屬分道城守備撫募兵三千防守南山遊擊三舊遊兵新遊兵二員每年輪流一員入衛薊鎮回鎮城東路一員駐劉懷來城坐營中軍二巡標下帶管標兵坐營兼撫夷事務總兵下守備三十一巡撫下獨石城馬營堡赤城堡蔚州堡龍門衛龍門所雲川堡長安嶺堡滴水崖萬全左衛萬全右衛張家

家口堡懷安城柴溝堂新開口堡西陽河堡新河口堡洗馬林堡保安新堡保安舊堡懷來城四海冶關聖東城順聖西城葛峪堡膳房堡靖虜堡全道城深井堡廣昌城

大同鎮守征西將軍總兵一協守副總兵一駐劄左衛城分守參將十一東路一員駐劄天城城極衝所屬聚落城陽和城天城城靖虜堡瓦窯堡守口堡六守備北東路一員駐劄得勝堡極衝所屬鎮羌堡弘賜堡鎮川堡鎮邊堡鎮虜堡鎮河堡六守備中路一員駐劄右衛城極衝所屬左衛城右衛城鐵山堡殺胡堡牛心堡五守備威遠城一員駐威遠城極衝所轄威遠堡滅胡堡雲石堡三守備西路一員駐劄平虜堡極衝所屬平虜城迎恩堡二守備北西路一員駐劄助馬堡極衝所屬助馬堡拒門堡拒牆堡滅虜堡威虜堡寧虜堡六守備井坪城一員駐劄朔州城極衝所屬井坪城朔州城乃河堡馬邑城應州城懷遠城六守備新平堡一員駐本堡極衝所屬新平堡保平堡平遠堡三守備總督標下左掖一員右掖一員今分領左掖參將右掖兵馬遊擊遊擊二總督標下右掖兵車營 入

衛遊擊四每年輪流二員入衛薊鎮、回駐鎮城。坐營中軍二總督標下總兵下

守備四十一右衛城應州城陽和城平虜城左衛城天城城井坪城朔州城威遠城馬邑城靈丘城渾源城二員不屬參將懷仁城弘賜堡鎮川堡鎮邊堡鎮虜堡鎮河堡威虜堡滅虜堡寧虜堡殺胡堡威胡堡迎恩堡鎮羌堡助馬堡新平堡靖虜堡牛心堡瓦窯口堡平遠堡保平堡威平堡乃河堡威遠堡守口堡聚落堡高山堡拒門堡拒墻堡鐵山堡

山西鎮守總兵一、駐劄寧武關防秋、移駐陽方口、防冬移駐偏關、協守副總兵一專駐偏頭關、選奇兵三千防河防邊、今駐劄老、營堡、分守參將六中路代州等處左參將次衛所轄廣武站守備所管地方東自霍家坡起西自廣武王止西路偏頭關等處右參將林衛所屬偏頭關水泉營二守備太原等處左參將次衛所屬岢嵐不隰二守備盤道梁一操守中路利民堡右參將極衛駐劄蔚泰州所屬利民堡寧武關老營堡神池堡八角堡草垛山堡六守備河曲縣參將極衛駐劄夾溝營所屬河曲縣守備北樓口參將極衛

所屬平刑關井樓口三守備所管地方東自平刑關石窯巷老西至茹越霍家坡止偏頭關遊擊一寧武關坐營中軍一（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守備十五（總兵標下一員撫夷一員偏頭關利民堡寧武堡老營堡神池堡廣武朔平刑堡井樓口岢嵐石隰八角水泉營汾州草垛山堡此員新設）操守一（盤道梁口滑石澗）

延綏鎮鎮守鎮西將軍總兵一（駐鎮城）協守定邊右副總兵一（提調大墻及墻口等處所屬參將守備共四員）分守參將七（孤山一員榆衛所屬黃甫川清水營二守備東路一員駐神木堡榆衛所屬大柏油堡一守備高家堡一員榆衛原守備今改參將西路一員駐舊安邊營榆衛中路一員駐鎮靖堡榆衛所屬靖邊營守備清平一員榆衛舊遊擊萬曆四年改保寧一員榆衛所屬懷遠波羅二守備分守魚河歸德波羅響水保寧常樂雙山鎮川八堡）遊擊二（左營右營俱住鎮城）入衛遊擊二（一駐鎮城每年輪流一員入衛薊鎮）守備十一（榆林堡革寨管靖邊

營黃甫川大柏油堡甎井堡波羅堡雙山堡清水堡懷遠堡鄉樹澗鎮城坐營中軍二

巡撫標下 總兵標下

【寧夏鎮】守征西將軍總兵一協守副總兵一俱駐劄鎮城分守參將四東路右參將駐花馬池極衝西路左參將駐寧夏後衛極衝靈川左參將次衝每年河開後移駐清水營防守河凍往來靈州迎防橫城至秦灞沿河一帶地方非路平虜城參將極衝遊擊四鎮城與武營玉泉營廣武營此員舊操守萬曆九年改遊擊守備六撫夷一員安定堡清水堡大壩堡石空寺橫城堡坐營中軍二巡撫下千總總兵下管理鎮城都司一管理水利屯田都司一

【甘肅鎮】守平羌將軍總兵一駐劄鎮城協守甘州左副總兵一駐鎮城分守六涼州右副總兵極衝莊浪左參將極衝所屬紅子城鎮羌二守備肅州右參將極衝永昌參將極衝西寧參將次衝鎮番參將極衝遊擊五莊浪一員統領西寧上班兵馬建石灰溝

屯駐兼管西南二州通海路口高臺一員撫伯一員巡撫標下一員鎮夷一員坐營中軍一

總兵標下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間用遊擊銜守備十一洪水堡山丹衛紅子堡鎮羌堡寧遠堡平川堡嘉峪關古浪巴暖三川北川鎮夷

領班備禦都司二甘州頭班凉州頭班

舊四員近二員上班聽候分布甘凉地方下班駐臨洮聽肇昌

陝西鎮守總兵一鎮固

原

臨洮鎮守總兵一萬曆二十二年題設

協守臨洮階文副總兵一

分守五河州叅將極衛臨洮河州二衛官軍叅聽節制蘭州叅將極衛分守蘭靖地方禦虜勦捕備賊清虜房叅將極衛陝西叅將次衛階文西固叅將極衛所屬西固文縣二守備并西固階州文縣三千戶所

遊擊四固原東路一員駐紅德城應援凉路乾溝乾灘花馬池等處固原西路一員駐西安州應援西路蘭靖莊浪等處遊督下左營一員駐固原總兵下右營一員

中軍二總督下副總兵

守備十一環慶西固文縣洮中岷州景古城永安堡舊洮州堡龍溝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兒寧

堡坐營官一（總兵標下萬曆四年設）河東備禦都司一國初兵事專任武臣後常以文臣監督文臣重者曰總督次曰巡撫或提督又有兵備薊遼保定一總督三巡撫（總督駐密雲城、近加經畧俵衛、薊州巡撫一員、駐遵化城、保定巡撫一員兼提督紫荊等關、遼東巡撫一員贊理軍務、駐廣寧城、）而薊昌永平密雲覇州天津紫荊井陘大名寧前遼海東寧開原金復海蓋或以兵備兼副叅或以死卿兼兵備聽節制焉宣大山西亦一總督三巡撫（總督駐陽和城、宣府巡撫一員、大同巡撫一員俱贊理軍務、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一員）而北口懷隆冀非陽和大同左衛冀寧雁平岢嵐河東潞安寧武或以分巡兼屯田或以兵備督叅

遊聽節制焉陝西三邊總督一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巡撫各一、俱贊理軍務若靖邊神木榆林河西靜寧隆德固原鎮原洮岷延安臨鞏鞏昌靖虜西寧莊浪西安涇邠商洛潼關漢羌其號爲兵備者、或以本官兼屯鹽理互市、或以兼官總衛所撫番夷、其皆分委任而責成功乎、其世居我邊北者、故元裔也、元自崇禮侯潛居應昌不數傳被弑者五、繼時尤剌稱强小王子之勢又寖盛小王子之子歹顏罕者、襲小王子而世其號生子男十一、咸勇悍善戰其第三子阿著原名賽那剌一名酒阿剌罕亦稱小王子生子七、長麥力艮吉囊次俺荅三兒旗扯兒汗剌

布台吉四老把都台吉五那林台吉六我把汗黙剌台吉七那竹台吉其住牧河套者

吉囊也俺答則住豐州者也住陽和後口葫蘆海子

者兀慎打兒汗喇布台吉也老把都台吉則住獨石

後三間房那林台吉則住獨石正北地名我力速也

住青山後正北地名十字索兒大者我把汗黙剌台

吉也麥力艮吉囊生子九長那言大兒吉能次很台吉三那木㪅台吉四花台吉五及成喇兒台吉六克兒獨威正台吉七哥洛哥台吉八把都兒台吉九哈麻艾且台吉俺答亦

生子九長興都克隆哈即黃台吉次不彥台吉三鐵背台吉四賓兎台吉五把林台吉六哥力各台吉七不他失禮黃八沙赤星台吉九以兒將遜兀慎打兒汗喇布台吉生

子一日兀慎阿害兎台吉老把都台吉生子五長擺三忽兒威正台吉即黃把

都兒二崑都崙歹正台吉三合不慎台吉四矮兒克兀打兒汗台吉即滿五素五七慶朝庫兒台吉即滿五大妻麥速比妓那林台吉生子三長都臘兒台吉次丙兎兒汗台吉三打兒汗台吉我把漢黠剌台吉生子三長恩兒跌兒歹成台吉二也辛跌兒台吉三壁速火落赤把都兒台吉虜所轄部落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都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凡有衆五萬者大營卜赤亦克漢也曰罔留曰罕哈曰爾填則所謂東三部也其酋曰滿會王有營三蓋屬罔留部者也其酋猛可不郎亦有營三則屬罕哈部其爾塡部所屬營一酋長所謂可都留者也東三部部衆可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朶顏鄰彼藉之爲嚮導此倚之爲重

授曰應紹不曰阿爾禿斯曰滿官嗔所謂西三部也應紹不嘗凡十近皆分散無幾惟哈刺慎一營僅存先是十營皆屬亦不刺後亦不刺叛虜適西海上故此輩無所著各散去其阿兒禿斯部有營七故亦屬亦不刺衆凡七萬人後屬吉囊吉囊合爲營四曰哱合廝曰偶甚曰八哈思納曰打郎則附吉囊所住牧河套者也曰多田土悶曰畏吾兒曰兀世曰叭要曰兀嘗曰土吉刺衆四萬人故屬火篩火篩敗後屬俺答住牧豐州又有哈刺慎部及哈速部者則所謂南二部也其酋長把答罕奈者爲營一衆可三萬人則

屬哈剌愼部屬哈速部者營亦一其酋長則曰失剌台吉有衆二萬住牧宣大邊外者也別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因隙叛去至今彼此相攻殺不西有兀剌衆可五萬人世與土蠻番讐日相關擒以上營北胡生長部落大畧也阿着子六人惟吉囊俺答最强吉囊據河西之饒長子姓俺答擁控弦十餘萬多精銳子與克都隆哈偏脅善用兵以故數弄兵塞上又有三衞降胡爲間嘉靖中虜患無歲無之我是以征討不停調兵入衛無虛日矣隆慶四年虜酋把漢那吉叩關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

于也幼失父俺答妻一克哈屯實鞠之及長頗儇巧故獨鍾愛已有婦二又聘兀慎家取兔撦金的之女爲三會俺答有外孫即所謂三娘子者甚艷色許聘襖兒都司俺答通焉强納之襖兒都司恚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乃奪那吉所聘兀愼女與之那吉忿恨南走闌入關請降邊吏莫察以爲一胡雛于中國無繫也總督王崇古念此奇貨可居于是盛館餼與馬逢其意其以聞且言宜尊顯之以示虜因持此爲質索我叛人趙全趙全者世晉人敏警有畧呂老祖黨也老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懼誅因與其黨十人

遡歸俺答俺答割地一區處之爲城郭宮室之制升板築垣遂號板升其飲食衣服多仍華舊所居極壯麗僭擬　宸居別爲離宮九楹以奉俺答比入棟折俺答懼不敢居嗣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板升全黨至數千虜每入寇輒先驅偵諜故邊將不能防石州之慘至今寒心當其時　朝廷有令令擒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衆者予千金官萬戸迄無應者會把漢那吉降俺答心私念之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非君少子耶柰何殺其孫俺答益自傷計中國怒虜歲犯邊必且甘心之也則日夜泣且盡

腫，率衆南叩邊索之，總督王崇古，因巡撫方逢時議，
使人謂之曰，兵來。那吉不生還矣。執趙全等以贖乎。
俺答嗟嘆，因就幕中語，遂擒八逆以獻，督撫上其事，
乃 詔歸那吉，許通貢市，賜金印，封俺答爲順義王，
築一城，名歸化以居，其餘封爵有差，時套虜吉能亦
乞貢， 詔授都督同知，餘亦給爵秩，虜既受封通貢，
奉我三尺，于是我塞垣東起四海冶，西盡甘州，延袤
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刀，俺答卒，長子典
克都隆哈黄台吉嗣封，先配五蘭比妓，又蒸三娘子，
納婦一百八口，生子一十四，襲封四襖卒，子撦力艮，

即撦力克繼封有子男五其長子朝兎台吉所生子四長曰卜石兎黃台吉即舍剌克炭今傳且三世矣奉貢惟謹其俗好佛有小佛子者每每教以忠順我中國聞三娘子統兵亦順命無敢爲邊擾今順義王與察罕奴吉搆怨貽邊臣書比朝鮮例借我兵援夫虜性反側察罕更屬狡猾重兵相持邊鄙震撼且請而許之是以夷疲我而挑之釁請而不許夷又得以口實我有捍臂去連和察罕共爲我患事不可知則北邊又未可晏然解甲也其在東北有土蠻建州毛憐女直海西山夷江夷等部落住牧巖土蠻最强數犯我東塞

今建酋奴兒哈赤素兒哈素兒弟二人故女直部落據有富饒之地自謂金人遺種近并猛骨孛羅結連臣憝小歹青爲聲援納我逋逃噉我單弱陽爲輸欵陰蓄異謀天幸用我華人龔姓者爲主謀此人不忘忠國未敢遽發萬一老死二酋之患恐不在宋女直下日者何逆[illegible]叛被戮雖已恐懼輸誠補進雙貢然不可據以爲[illegible]錦酋近糾衆在廣寧錦义邊外窺瞰謀犯朝鮮還乍防倭遼左震驚泰寧三衛正統土木之變頗聞爲也先嚮導今與北虜婚媾必且互相黨援邇來朵顏酋長伯牙兒哈爾赤長昂泰寧首長炒

禿等雖悔罪納欵稱進五貢然乍臣乍叛誠爲叵測則東三邊又未可帖然橐戈也其在秦隴吉囊種類日繁賓兔等分駐大小松山頻年爲梗萬曆戊戌大司馬田樂巡撫甘肅提兵二十萬乘勝搗巢獲級數千聲勢大振松山三百餘里地盡收復卜築戍守年來迫于饑饉惕我兵威悔禍乞欵鑽刀說誓進馬互市延寧兩鎭庶稱息肩然苟無善後長策則禍發之奸深屬可虞且土曾番併有哈密志益肆與尾刺爭雄長嘗至西海刼殺非虜舜曰蘭州黃河西是我故地由此不已唐吐番宋元昊飲馬河西以犯中國不

能保其必無、則西三邊又未可安枕而臥也、蓋嘗合九邊大勢觀之、甘凉榆寧與吉酋隣、雖世受我爵賞、然毛目天倉之險、彼實據焉。宣大山西與俺酋鄰、雖世稱我藩臣、然九十九泉之勝、一十二背之衆、彼實握焉。矧老把都林台吉生齒繁蕃、環布蟠結、是我肩背之憂也、莽剌之有火落赤等、憂在洮河海上之有打兒汗虎喇哈赤、憂在遼東黃河腦之有丙兎着力兎失喇啞叭大諸酋、憂在嘉峪關夫歹顏、罕一酋耳、後嗣蕃衍、流今七輩、生息四百有奇、其三衞屬夷并各邊夷番、又不知其凡幾矣、史車負恩六凶煽虐、則

前事之明鑒也按史車二夷朶顏種也嘉隆間相繼內附萬曆十八年叛去二十年復歸六兇三衛夷黠酋長昂炒蠻董忽力及夷婦大小嬖只猛可眞號爲六兇萬曆辛卯長昂并弟莽金兒伯暈歹等入犯石門路之花場谷我官兵城堡損失甚多往議者曰復大寧復河套復故遼陽夫自大寧都司內徙遼東折右臂宣府折左臂聲援隔絕松關潢水勢固在虜龍岡灤河我失其險近議欲比擬唐受降宋大順而築彼霧靈之山以爲吾守此一策也套內廣饒有鹽池海子葭州民往多種食其壖地自舍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里之衝遂使套中沃壤爲虜巢穴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誠彼

守東勝因河為固使套地方千里歸我耕牧得屯田
數百萬用省內運亦一計也遼陽故城在三岔河南
北亘數百里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洪武壬子委以
與虜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紆遠
遼人銜憤憤焉昔我　太祖嘗諭遼帥曰滄海之東
遼為首疆藏　主之也則今奈何使之淪于虜也無論
叅遊則總兵至倨臘也督撫巡按咸得司彈壓賊至
調度督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或檄當戰檄之守檄
當守檄之戰機當預布堵截于前檄之合力勦捕于
後報上兵部兵部題　請兵科亦題　請或兵已東

而調之西或兵既西而調之東偶　失利廷議紛紛救過不贍寢以解體昔馬文升經略哈密黑麻悔罪余子俊鎭守榆林虜人嚙指項忠單騎抵賊蕭四就擒許進領鎭大同尾刺入貢薛祿佩將印巡邊圍斬虜奇黃郭登設攪地龍飛天網陷賊朔州今誠得若人任之無虞虜矣籌邊者當察其耗邊之源然後急圖實邊之策顧耗之之途亦夥矣有就邊而耗者有耗于内而實爲邊耗者老家不能受甲而尺籍徒存則冗食者耗急則召募未列行伍先取安家則虛糜者耗募置親兵將所畜家丁籍爲勝兵而名額多增

費復幾倍。則濫支者耗。此皆就邊而耗者也。緹騎冗員。而食無功之祿。大官冗役。而享無勞之奉。內監冗匠而叨餼廩之入。凡此皆耗於內而實中于邊者也。說者謂榆林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芻糧仰給腹裏。萬一虜駐魚河。糧道險遠。城中坐困。故欲于府谷至葭州。由黃河而上。造舟轉運。以濟清水木瓜孤山等處。亦一便計也。而復徵本色。設立倉場尤宜汲汲。至復登州海運。以給河東十四衛。蠲新增牧馬子粒。通居庸桑乾陸輓達蘆溝舟運以避宣府是不可不深長思也。又按各邊月餉法曰。折色者六

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通例也然春夏而米價騰踊銀一錢止易粟數升則姑與之折銀秋冬而粟價稍平倉庾稍積則始與之本色毋乃驅之飢而罷病且死乎或毋歲調入衛以為常而踐更疲于奔命是自耗也撫臣假調操以自固而精壯減于擺邊是自弱也慮兵不足而僉民壯似矣朋戶醵金徒編傭奴於隊伍又慮兵不足而選保甲似矣臨門按籍祗驅寒窶為伎士夫兵不練則弱弱則縮朒摧怯任盜之斬關奪門也而莫可誰何不練則驕驕則至有戕主帥內訌

而不可問雲中之變不數十年延綏挑沙又見告矣
馬端臨有言宋兵之弊劣弱唐兵之弊驕悍乃今兼
之嗚呼奈何其不講于訓練之方也按大司馬楊守
謙云是時京營兵尚精練可用今非昔矣獨有召募
士著訓練于平日庶緩急得其用爾而陳建亦云練
土著蓋土著練則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
讐未有不濟者也昔給事鄭杕傷京營陣法無制每
一出征人馬雜沓多致蹂死請以軒轅陣法從事邊
墻東起遼東鴨綠江西至嘉峪非抵沙漠約縈一萬
九千一百四十里營堡數千緣日久漸壞亭障缺少

蹊隘踈漏夫邊人所以與虜隔者獨有此垣墻其所以守望相助者獨有此營堡不修則塞下田非塞下人有也爲虜壑也塞下丁不能一日安于塞下也爲虜擄也昔余肅敏于榆林開三十城堡築墻千餘里榆林人尸而祝之都御史徐廷璋修築寧夏邊墻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楊少傅一清王本兵瓊築花馬池墻三百餘里人戴之若父母兵尚書翟鑾築五堡今爲大同利五堡在大同弘賜堡鎮虜堡鎮河堡鎮邊堡鎮川堡先是張文錦規築措置失宜激變軍士嘉靖中翟鑾修復楊守謙嘗請陝西各邊修築邊防皆于發兵按伏之時蓋按伏之兵已有行糧因而修

築爲功甚省。行糧之外再犒賞。人心樂從。按天壽山後黃花鎮以東。歷密雲馬蘭太平燕河屬於山海。謂之東關。以西歷居庸自羊紫荆倒馬屬於龍泉。謂之西關。居庸外拒四海治潮河川古北口。逼近虜巢。紫荆倒馬臨口。既多守備不能專。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邊吾運道。數日可至。故諸關之中。居庸最巖險。防守之計。在據八達嶺以扼空道之衝。斯爲得勢。倒馬距京稍遠。紫荆則表於居庸。而近於倒馬。涔之往古攻燕及我　朝北虜犯順。多由紫荆。增兵守險。尤當急者。凡一關必有一營。關主於守。營主於援。昔于

肅愍以易兵援紫荊以涿兵援白羊以眞定兵援倒馬又遣兵四出節制游徼名曰分巡命將分領威振先聲名曰巡哨首尾應援聲勢聯屬卒保無事今雖無知也宄者入寇知者防患未然肅愍之畧得無講乎黃花鎭肩背　陵京負荷鉅重四海冶其捍禦也舊有徑道走諜報今已塞則冶有警報必由居庸達黃花相去二百餘里難以一蹴至宜於邊墻適中處建敵臺臺上蓋屋以便直宿分內外設軟梯上下黃花鎭撥軍三十名四海冶撥軍三十名分班宿直文到即遞遞必二人自外而入者黃花軍也自內而出

者四海治軍也如此則旁竇易塞文移易傳藩籬爲之孔固矣古北口兩傍峻崖車可容軌西北通開平殘元避暑故道也中有葫蘆谷最險朶顏部落花當居之由　京師至古北口僅二百五六十里古北至開平僅四驛若專備古北則于古北潮河二營稍大其城各增兵五百每防秋時調遼東遊兵三千及密雲副總兵之兵同守之潮河川沙浮水漲先是都御史洪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久薊門關口頗多兵力獨少必撤路兵盡歸守提如閱關使臣之議用南

兵使控層臺練北軍使精擊刺如戚繼光之制重關安於覆盂哉遼東虜倭兼備開原廣寧並據咽喉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河西地近土蠻潛引諸夷爲患而嚴冬冰結即河東亦闌入焉近因東援士馬凋耗勢成積弱虜不逞於遼必窺關內由爛泥窪過鐵場堡十餘里正衝黃土嶺關故遼左有警則薊東當援倭不逞於鮮復窺遼左由綠水越旅順黃骨島片帆即吾信地近議自薊達遼各路設戰艦車輛火器又當鎮江城特設鎮道控海門爲關扃此亦固藩籬一策也宣府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北路獨石馬營

一帶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蔥空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虜出入孔道。東路永寧四海冶。北路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見有不可不爲之經畫者。故補長峪城鎭之募軍。重浮圖峪挿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荊。築本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鎭。修張家口洗馬林西陽和諸處。以塞中路之竇。修永寧墩長安嶺龍門衛內垣以扼京後之衝。策宣府者此其大計矣。大同在九邊中最爲絕塞。　國初於鎭城外分中東西三路。設

大邊二邊捍虜。自東勝豐州不守、雲川玉林內遷、重邊盡爲虜窟、嗣後增築鎮邊殺胡、了角一帶、增置雲岡雲陽諸堡、東西相望、臂指相使、三雲形勢、大非昔比矣、顧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左右、虜實衝焉、募兵分駐、則犄角勢成、然後全鎮、永爲不拔之基。偏頭寧武鴈門皆要地、往虜入大同川、二邊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由喬麥川野豬口入、而遊兵百里赴援甚難、偏頭地平可馳馬、又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等處、皆虜賊渡口、纍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川、前時險塞設關、邏夫環戍。

戍卒荷戈守吏辦符。行者脅肩曳踵。左右森立。後禁解網弛。廢鑿鈌斥。左右環立。不問誰何。況覈符券。遂至有虜細出入。羣來旅往。若扼陽方之口。塞甫川之衝。嚴水泉營一帶要區。且增撫臣於偏關。而以大將駐老營。副將駐河曲。有警則山西撫臣親提太原汾州二營之兵以守寧鴈。甚急。則更調各州縣之兵以遏奔突。有如先年經畧王宗沐酌議。尤當晝夜以圖者。又安得以三晉爲內地而易視之也。延綏東西地套虜充斥。然自神木迤東。逼近黃河。難通大舉。神木迤西。直至涝溝等處。環遠千五百里。而安邊定邊二

營連接花馬池更為虜衝來則長驅深入關以內尤可憂故葺險二邊以固藩籬增堡衝邊以聯策應復腹內之班戍除近邊之壅沙實為保障至計寧夏一鎮頻年虜據套內平虜至花馬池三百餘里多虜患夏秋則由渾脫浮渡冬則踔冰馳至西窺寧固南窺慶陽今每歲督撫移駐後衛防秋中衛僻處西隅數苦山後之虜自松山恢復循索橋而上築城固守直接鎮番則我據險彼失勢有風雨飄忽而來者量出精銳夾擊之或斷其中或截其尾又屯重兵於清水等營令三百里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

處水草大路。盡建墩臺。此不惟得扼吭制勝之策。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率然常山蛇勢也。其在固原大眞諸酋。環居川海。生番逼我郊圻。而特肆剽掠。熟番受我豢養。而陰懷異謀。四通八達。皆虜穴焉。稽之近事。庚寅歲西虜寇洮河。則兩川悉據。雖合七鎭之兵。懸通侯之賞。竟無以購火酋之首。壬寅後。北虜寇固原。則諸路分侵。雖寬失事之誅。下搗巢之令。卒無以戢十酋之兇。所幸南北不合謀。先後不並犯。故我師應援未至。顧此失彼。而全秦要區。猶得旣危復安耳。先臣許論言總督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得息肩。今

似不然、計在防河套之虜、以安原州、則當嚴花馬之守。扼興靈之衝。防山後之虜、以固蘭靖則當增沿河之堡屯常戍之兵。防海西之虜、以安臨鞏、則當增大將以資彈壓。鼓舞番人使為我用。蓋固原恃三鎮為屏障。三鎮安。則固原自安不然盜已入室而復延頸門覷。恐無及矣。甘肅自虜款以來、俺酋有迎佛之舉、常穿塞出入、且駕言復仇、乘刺遺置種類、封植巢穴、流住甘肅、涼永之外、陸續進透、南山絕無東返之志、甘鎮四面腹心、在在皆虜所幸辛卯鄭公洛焚仰華之寺、而假道之禍弭。然防守之計。則莊浪涼州其要害

也西寧控三十番族四堡六千戶所亦爲要地故分
官列陳以防騷蹢如遇莊浪西寧警報河州將官由
弘化寺應援蘭州將官過金城入靖虜策應凡河東
堡塞之在河西者甘鎮一體發兵堵截又於秋冬間
行令莊浪並魯氏土兵以防碾伯西寧游兵駐古浪
以防全口鎮羌涼州副將合永昌兵以外助鎮番内
防涼永肅州參將嚴謹堡塞以禦攻擊且也防海西
之流刼禁番人之詐冒甘肅其有寥小夫千金之賞
激於前猛虎之威驅於後則怯夫皆爲壯士令各鎮
將領大都以退縮保守爲得計幸乘虜款沽酒烹鮮

謝鳴刎解甲楯左偎少艾右擁笙竽相與樂飲帳中戲下轉相效尤日抱其幼子童孫熟寐以寢三十年來人不知兵金鼓幾於絕響二矛秖見重喬下無功可賞上亦懸賞不行下即有罪可罰上亦懸罰不舉論者曰成化以前敗軍法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法紀漸弛正德一故事耳今則又異矣前之所病病法輕今之所病病法廢法輕則人易犯法廢則人不知有法而益犯法賞以首級論功殺三功授官世襲例也往雖有冒功時亦建功今虜以奉欵之故雖不敢大舉亦常剽掠我生

啇我以虜欵之故竟不欲大創而聽其剽掠是其欵我者彌文而其掠我者實禍也即有銳意前矛欲與虜決一死圖功未獲而敵覺之議且尾其後無必得之賞有必招之罰又誰敢以身為嘗也將以失亡士伍為罪戰而卒五人死者謫戍例也往時人相率而逃罪故有指陣亡為回營身故者今將軍無對壘士卒安得有陣亡又其甚者假欵以通虜使我虛實悉為所諗主帥隱而不報　朝廷寘而不問例進貢夷使不過一百人多則一百五十人馬不過五百匹少亦不下一百匹非使由大同口入三衛使由喜峰口

入俱留邊城夷館應供　御用者督撫差官代進各有賞賚燕勞其互市則大同之守口堡德勝堡新平堡山西之水泉營順義王所部市焉宣府之張家口青把都所部市焉延綏之紅山墩寧夏之中衛清水營平虜衛吉能所部市焉海西并朶顏三衛在廣寧開原寬酋在永奠堡丙兎同臭定着力兎大成在甘鎮邊外夷廠賓兎一枝在莊浪炒哭兒台吉克太阿不害并喇叭在甘肅扁都口每市不過二日或令備禦防撫或以參將親壓或給印號懸牌以杜奸萌或築高圍墻以謹出入或同時並開以防影射或禁昔

入市場以絕交通夫貢有定額賞有常數顯夷狄不可以人理測今日缺貢明日補貢今日華賞明日補賞塞上之口血未乾胡馬之嘶風踵至火眞獐猱妖氛相隸豈能必世世稱臣勿貳哉假令我之兵力果能制其死命卻其市而並挫其強豈不張中國之威靈獨討我軍士月糧尅于椿朋苦于守支新餉之招募未完舊旅之武服未練倘一執罷市之名是信自我爽實生戎心誰與決雌雄鼙鼓間詧人謂互市如餐癰誠善喻也至于斥堠戒嚴則有總戎戚繼光傳烽法在其法每于墩臺空心臺處所大約相去一二

里梆鼓相聞爲一墩每墩設軍五名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爲準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賞罰立爲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係南方人以其機利素習也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墩舉烽左右分傳瞬息千里各路兵馬見烽即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投趲赴戰守全鎮邊墻一體警備軍士乘墻晝夜罔懈禦備既速馳援不悞至今讀其傳烽歌猶令人慷慨有餘慕焉誠做而行之則以

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必且挫衄豈能善其歸哉辦者曰東陲之有朝鮮猶西陲之有哈密朝鮮可保哈密獨可棄耶噫此往事之不可悔者也若朝鮮則勢猶可以自完屯兵海島即成藩蔽況哈密既失猶有海上諸虜可結以恩收寘近境西制土番北制兀剌令職西域之貢苟朝鮮失守東連日本接琉球茫茫大海順風揚帆直抵鴨綠剝床之憂實中遼左誰爲我分緩急者又烏得與哈密例論也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六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海防

華鈺海防議云、自帝王代興以來、率多卜都關陝宅中雄示、左隴右冀、襟洛帶河、其去海徼遠。獨重西北邊。謹備胡。而防海較猶稍緩、惟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奠金陵、至永樂間、乃遷北平、北平、非枕居庸、咫尺滄渤遼陽東控鴨綠、爲左臂山東橫亘海上、爲門戶、沿海而南、則江淮南北根本重地、又其南則

兩浙閩粵財賦要區皆近與倭隣僅隔一水又朝鮮接壤遼左勢壯外藩倭雖强計其三十六島之衆戶不過一十七萬餘課不過八十八萬三千三百有奇曾不足當中國數大郡彼卽簡銳而來聞止薩摩州之徒獷悍健鬬他且勇怯相半亦僅僅數萬衆而止耳于以當中國全盛之兵力則其數不勝此其不足畏者一我之救鮮也萬里犇疲倭爲主而我爲客若其入寇則衝波歷險棲泊外嶼乃始窺犯內境而我且以逸待勞坐乘其憊此其不足畏者二倭慣用伏長於陸戰若當海洋則其舟甚小可舉而沉且隨濤

震蕩難使火器而我以福船鷹船衝其鋒海滄艟䑠鬭其力擊以發熕扼以陸兵曾未登岸而氣已靡矣此其不足畏者三倭自海外裹糗而來多則足支兩月而止計惟因糧于我乃克宿飽我誠堅壁固守在在提禦令進無所掠退不獲歸犬先自餒急擊勿失固可困而縛也此其不足畏者四 明興初亦未嘗有海上備至洪武二年倭寇山東寇崇明又寇惠潮乃命行人楊載齎璽書諭其國王良懷良懷乃遣僧祖來貢方物三年寇山東轉寇淅福旁海諸郡五年寇海鹽澉浦温州我始令淅福造海船防倭六年遂

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逐未幾復寇我登萊七年寇我膠州靖海侯吳禎追擊之於琉球大洋斬俘甚衆十二十三年來貢俱以無表文分置其使于川陝三邊番寺十四十五年皆來貢後乃以倭使如瑤坐通胡惟庸事敗發雲南守禦始令信國公湯和築登萊至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冬又令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二十六年倭又寇我金鄉二十七年我乃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一意防倭絶其貢不與通永樂二年倭寇浙直乃命太監鄭和諭其國王源道義源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

我于是有什物紋繡之賜封爲日本國王名其國鎭山曰壽安鎭國山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若人船踰數挾兵刃器以盜論然倭時時掠海上不爲戢十九年以三千人寇遼東望海堝鎭守左都督劉江設伏盡殲之功封廣寧伯倭自是不窺中國者數十年蓋始時方國珍張士誠據海濱諸郡人習兵方張既擒滅而逋者悉航海附倭故洪武中倭患特數已而增戍守招沿海島人蛋戶貲豎漁丁盡籍以爲兵於是海上惡少得衣食縣官然華夷相糾寇盜不衰非廣寧斯役禍固不

止也顧夷終猾獪時時挈舟載方物戎器以來遇防守嚴輒陳方物云入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請俯順夷情主客輒爲條奏許貢云不爲例得宴賜市易去後再至亦如之伺無備持戎器出剽掠殺擄亦滿載去無問得間不得間無不得意去者正統中犯桃渚入大嵩焚殺甚慘下防倭之令而邊嚴嘉靖中貢使相挺起爲變 詔諭乃得解已禁市舶而中國大猾入據海島中聚衆自衛以財物役屬倭惡少行海上爲亂稱船主蓋自十八年金子老李光頭始作難勾西番掠福浙二十二年許棟乃與合踪避日本據

雙嶼港歲為浙直患棟固王直故主也二十七年光
頭棟俱就擒子老先已遁去王直乃復據舊巢稱雄
海上于是併陳思盼等大引倭衆分寇浙福破我昌
國而貪心益熾東南無歲不苦兵矣則有鄧文俊林
碧川沈南山者起而寇浙直蕭顯者起而寇太倉陷
上海鄭宗興何亞八徐銓方武者起而寇閩廣旋于
三十二三年間次第就戮而徐海則又出矣海乃通
日本幸和泉薩摩肥前肥後津州對馬等倭寇我乍
浦拓林用陳東葉明為羽翼亡何海破滅于沈庄而
陳東鷴又得志矣復通日本幸肥前筑前豐後和泉

博多紀伊等倭、攻我金山崇明青村上海、已何東破滅于乍浦城南而葉明則又得志矣復率筑前和泉薩摩紀伊博多豐後等倭掠我乍浦新場、已何我兵生擒之明死、又有洪澤珍者、爲患于漳泉興福嚴山老者、爲患于月港、許西池者、爲患于廣東、皆通番巨寇也、三十八年、澤珍爲我參將黎鵬所破、山老遁去、西池尋亦溺海死、是歲王直以總督胡宗憲誘致乃得　直伏誅、而海氛頓息、嗣是又有蕭雪峰張璉合屯大埔、攻和平大金謝老巢南灣入安溪掠漳泉旋亦殄滅、此大盜十、四蹤之最著者、至隆慶間、零倭時

從賊首曾一本寇碣石等衛，以致敗將周雲翔等叛與合。已乃勦定，然亦不能越粵而他爲患也。夫倭奴之入寇也，其出海海路有三：曰薩摩州，五島，對馬島。舍是無他便矣。倭自肥前西懸曰平戶，東西海面十里，西北至博多海面四百五十里。平戶之西即五島，五山相錯懸海而生，其中有島可泊，乃日本西境之盡處也。過此西行越五六日，四望無山，直抵陳錢壁下。此島與薩摩州相去一千五百里。北爲多藝，爲伊岐，橫直皆七十里，至對馬島海面五百里。爲對馬島，橫三百里。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船則獨由博多開洋，因舟造于博多故也。倭既出日本洋，隨

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州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湖島分綜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綜或過韭山海門閩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貓洋入金塘婆門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廚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浦關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嶼壁下陳錢分綜、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漁山兩頭洞三姑山入瀝海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嶼烈表平石則犯寧波之蓮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衢徐公入鱉子門赭山則薄省城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過馬蹟潭而西犯太

僉過馬蹟潭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鯨前鰲涉谷懷狼福山而犯瓜儀常鎮若在大洋而風欻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過步洲洋亂沙入鹽城口則犯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其趨遼陽天津勢必由綠水大洋過朝鮮。越旅順黃骨島。始得望天津直沽。此倭奴入寇之路也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非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二汛之備自嘉

靖告變以迄于今、似亦以次增飭據今沿海郡縣備
倭大鎮有廣東福建浙江江南淮揚山東薊遼凡七、
各有督撫重臣總軍務、又有專勑臬臣備兵事、有總
鎮大將軍職調度又有叅遊備總等官司哨守、以要
害之分守者言之在廣東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扼
全粵之上流。則于柘林設把總哨至豬頭礁與碣石
會碣石設把總哨至大星洋與南頭會、而惠潮則有
叅將之設、南澳又有漳潮副總兵之設中路防省會
之大洋。則于虎頭門設把總哨至三角洲與廣海會、
廣海設守備哨至黃麖門與北津會、而廣州則又有

海防叅將之設、西路遏番賊之突入、則于碣石有叅將、哨至赤水洋與白鴿會、白鴿門設把總、哨至海安港與潿州會、而潿州則有遊擊雷廉則又有副總兵之設、瓊州白沙寨則有把總崖州則又有叅將之設所以備粵寇者如此、在福建原有水寨五、一曰漳州銅山寨、領以把總、南哨至洪淡巡司北哨至東鎮洋、又於舊轄玄鐘所增遊兵寨設南澳把總領之分哨雲蓋寺走馬溪等處、而聽節制于漳潮之總兵、一曰泉州浯嶼寨、領以把總、南哨至舊浯嶼、北哨至大岞山、而又特于南路設副總兵、兼轄起祥芝直抵廣東

界之信地。一曰興化南日寨。領以把總。南哨至金沙澳。北哨至蘇澳。與海壇哨會。乃海壇則又增設把總。領遊兵分哨觀音胡盧等澳。以為小埕之南籓。一曰福州小埕寨。領以把總。南哨至白犬山。北哨至西洋山。與烽火哨會。而又特于中路設參將。兼轄起濂澳直抵泉郡祥芝之信地。一曰福寧州烽火門寨。領以把總。南哨至小西洋。北哨至官澳。會金盤兵船十隻協守。而又特于北路設參將。兼轄起福寧直抵寧德縣濂澳之信地。所以備閩寇者如此。在浙江有六總金鄉磐石二衛。設把總一。南與福建烽火會哨。北與

松門關會哨所轄溫州沿海延袤四百餘里而節制之以溫處之參將松門海門二衛設把總一南哨至蒲岐北哨至昌國石浦港所轄台州沿海延袤五百餘里而節制之以金台嚴之參將昌國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前後錢爵四所及遊仙寨而以南起石浦馮家山北抵南湖頭為信地定海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後所霩衢大嵩中中中左五所而以南起湖頭渡北抵管界巡司及外海舟山為信地觀海臨山二衛設把總一領寧海守禦所則設把總以協防賊由海入淮之路又于揚州設陸兵營遊擊以

待調遣所以備淮揚寇者如此、在山東登州凸臨海上。東南北三面並防。萊州青州亦二面臨海。故青自贛榆界而東、于安東衛設守備、分哨至萊之高密界而止。萊自古鎮巡司而東、于靈山衛之沙溝設守備、分哨逄猛以西之海口、又于即墨縣治南設守備、分哨浮山以東之海口、又東則于登之萊陽大嵩衛設守備、又折而東北、則于文登設守備、以協防東南兩面之險。又折而西北、則于府治之北、特有副總兵之駐劄、並設水陸兩遊擊、分扼港岸前哨旅順、以協防北海一面之險。又西爲萊之西北界、則設王徐寨守

備防守白浪新河等九海口又西則于府治設遊擊南策即墨兆應王徐而西與青州之聲援接又西則于青州設遊擊南策安東兆守唐頭營一帶而西與武德二守備之聲援接所以備山東寇者如此在薊遼自天津東抵鴨綠沿海二千餘里並置守衛為京師左翼故自大沽海口宿重兵以副總兵領之特專防守而陸路既設守備水兵則又設遊擊自寶坻之草頭沽抵豐潤之黑雞坨各以入衛兵派守而又有西協兩營騎兵及新設密雲海防遊擊之兵為應援自灤州之蠶沙河抵山海之石河口各以營軍并

班軍泒守而又有東協標下兵及原設永平海防遊擊之兵爲應援凡以扼塞關右之要害也關以外則以中前前屯中後中右中左五所之兵泒守芝麻灣至望虎臺口之信地而應援則屬之寧紹地方西自三江所東至龍山所延袤三百餘里及在外金家嶴爲信地而皆節制之以寧紹之叅將海寧衛設把總一則浙西沿海一帶起自鱉子門直抵金山衛延袤五百餘里皆屬焉而節制之以杭嘉湖之叅將所以備浙寇者如此在南直隸蘇松專防海常鎭兼防江由浙而松乍浦以東則金山衛扼其衝于是有叅將

之設而若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窪賊曾據以爲巢則各設陸兵把總屯守之由松而蘇青浦以北則吳淞江口當其吭于是有總兵之特駐劉把總之分哨守遊兵把總之司策應而若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處則各設水兵把總堵截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把總一員駐竹箔沙營而與營前沙之名色把總所領兵往來會哨又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由蘇而常而鎮則于楊舍設守備西與孟河堡之官兵相哨望于圌山營設把總西與永生洲新設之遊擊相聲

援又皆所以東堵江口而遙衛　留京也所以備蘇
松常鎮寇者如此在淮揚江海淮三者並防參角嘴
之大河口突出東南則設把總沿而西若狼山爲通
州門戶則設把總通州又全揚門戶則有總兵之特
駐劄又西設周家橋把總以防泰興之衝犯又西設
三江會口把總設儀真守備以防內地之突入其自
海門而北爲掘港則設守備又自新插港轉而西北
爲鹽城則設守備又西北爲廟灣則設遊擊以防東
海一帶各港岸之登犯渡淮自雲梯關以東爲東前
協守之參將又以杏山錦州松山大凌義州右屯鎮

武西平之軍、派守筆架山、至柳河口之信地、而應援則屬之鎮總左右翼之營兵、凡以控制廣寧之襟亢也、若三岔以東則海蓋復金各以本營兵派哨海口、又南而旅順一口、爲登接遼則守之以金復參將哨之以登州水兵遊擊而勢相犄角焉、又東而九聯城以外則瓶鎮江城設遊擊兵千七百、特哨海上、且非與寬奠參將所領馬步兵接而勢相聯絡焉、凡以憤固鴨綠之扃鑰也、所以備薊遼寇者如此 國初設巡司于礪州、所以控扼海道非捍高州也、正統間移入內地、致使礪州無兵防是撤其南面之藩籬也、則

修復誠便計也陽江之海陵巡司東有海陵澳西有戙船澳不畏四面風常爲賊船所潜泊向無哨兵不可不增議守也望崗澳爲新寧南門之外戶要害地屯兵防禦則左可以援尾山海之緩急右可以翼寨門海之策應不可不增修風汛防也東莞洋之老萬山海寇每每停泊惟南頭西鄉捕魚祟船知消息則探哨宜急使也惠郡有碣石衛統五所又有三守禦所以扼海道自設總督于梧州乃調各所軍往守城空此備彼非計也潮之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鎭向時戰船秋盡掣泊水寨賊搗虛之謂何不可不築堡固

守也凡此皆廣東之宜增備也者又如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塞溪龍溪之海門晉江之深滬獺窟興化之沖心平海皆寇闖之要衝而防之貴謹連江係福郡門戶即有小埕海壇之兵爲之衛乃本縣至今未有城郭之設則守亦奚固福寧州如台吐海上三面皆險往設烽火寨于三沙海面後乃內徙松山而外險失備矣須令官井羅浮沙埕南北中三哨羅江古鎮兩哨聯絡策應庶可恃爲福州之非藩也凡此皆福建之宜增備也者又如金盤海外之備若大岩頭山玉環山霓嶴南龍山南麂鳳凰山凡五獨南麂

縣闊大坐臨深海山外大洋別無山島賊自 國初以來俱假此棲泊實巢穴之宜防者也松海之信地惟是健跳城三面峻嶺東逼巨海而桃渚既阻烏道昌國復隔大洋思援兵之未易達也計惟一報警即調海門關兵船抵所城東海山內設伏以邀擊之則萬無一悞也昌國海中之防凡十有五處而八排門縣多腴田韭山正對日本牛欄基逼近石浦則又南北中哨之尤要者也定海之舟山故縣址也中爲里者四爲縣者八十三五穀魚鹽之饒可食數萬衆賊所必窺以爲巢海大港多而哨船不多奚以禦之失

此不大集兵屯守、非所以壯寧紹之外藩也、則舊制宜復也、臨觀總守海岸者七、守海港者八、惟是三江港省城第一關鎖、而烈港尤入臨觀之要境、則其險宜據也、海寧總守海岸者十、守海港者三、惟是西海口、南通大洋、非近平潮、係浙西之咽喉、本港口海塗高硬、潮水長涸不一、船難繫泊、議為開濬建閘、將各兵船浮泊活水、遇警出勦、斯預防之計也。凡此皆浙江之宜增備也、者又如上海之高倉渡沈庄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浦口、懼賊一登岸、而搶船之易渡也、宜集雙搭等船以兵衞之、長洲

則連泖湖、吳江則通鶯湖、吳縣則逼太湖、懼賊入內地而突犯之甚易也、宜于勝墩并太湖近蠡里等處分兵守之、江陰靖江之間、居恒盜賊出沒、而沿江哨堡僅存空墩、南北邏卒不相聯屬、則巡江御史宜往駐其境、時整飭之、京口要區、城逼山難守、宜積粟廣城以厚鎮之、凡此皆蘇松常鎮之宜增備也者、又如通州乃賊登狼山之所必窺、而戍兵半占于勢豪、若之何勿清查乎、呂四餘東等場、乃大河通州掘港三路之援、而居恒又多鹽盜、若之何不更練民兵備緩急乎、海安鎮當六路之衝、爲揚泰襟喉、若之何僅以

數邏卒爲備乎廟灣以西若非沙馬邏二鎮兵皆單弱而栟樹灣又僅通淮安一線若之何可無扼吭之重兵乎凡此皆淮揚之宜增備也者又如東省沿海夾倉等十九巡司其墩寨與衛所烽堠鱗次繡錯俱有協防之任而弓兵爲數殊儉不可不議添置也膠河自麻灣抵海倉口故大渠便漕復便屯而惟是陡家村至分水閘一帶崗鉤石爲梗鑿此成渠誠萬世一大利也六都司所領班軍二萬一千五百有奇當若地可屯可守況其聚則恒懷跋扈之志孰與分布沿海之猶資一臂乎則不可不罷番上也登萊之島

嶼不設險以朝鮮爲之蔽耳頃鮮且岌岌矣曷不亦如浙直之廣置遊兵且以防島民之橫決且以遏外寇之窺伺便計也凡此皆山東之宜增備也者又如自薊達遼近議各路共設戰哨等艦以五百五十餘隻計設大小車輛以千七百計設大將軍虎礡佛郎機鳥銃等火器以萬計他戰守具且稱是而未覩果無虛額則綜核不容或疎矣身緣江西之鎮江地方遼曠兼有虜患顧此失彼且當援鮮餉道要害議爲特設鎮道控華夷關鑰聯水陸軍爲登萊左輔而未覩奉有　成命則疏請不容終已矣凡此皆薊遼之

宜增備也者當嘉靖之季倭爲祟自壬二十年始以我豪貴買番貿直挑之釁會官邪政亂民迫貪酷挺而走險爲倭導餌而亂遂滋熾、上屢震怒逮浙江撫臣朱紈已又逮應天撫臣彭黯屠大山紈故方勁任勞怨嘗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盜易去中國衣冠盜難竟以誣詆憤悶死乃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出禱海神且視師時則提督兵尚書張經在江南有功爲所搆陷都御史李天寵以胡宗憲排奪其位皆得罪死西市人且重足憂不在倭而在讒蓋至文華再出督括官庫警歛富民謂狼達兵極四遠

公私楊然煩敝而中國盜大起其後習兵諸大帥兪
大猷戚繼光劉顯之倫競忠力自奮而始靖始時我
實易倭而僅以三千人往援旣遭蹶乃命宋經畧應
昌率李大將軍如松提十萬師以往平壤之捷倭避
我銳而陽且以和緩我我因而誘之奪其城柰何膽
一震於碧蹄遂亦以和自緩令得添兵運餉弄我於
股掌之上則始事之失計而誤中狡謀也比封事一
敗正使遁歸石大司馬星且獲罪乃始大出兵致聲
討而邢總督玠等復率李大將軍如梅等集水陸師
十萬以往稷山一勝水源再勝青山三勝業已稍振

我軍之氣矣未幾而南原覆將蔚山喪師令倭獲盤據全慶之墟犄三路以當我則中事之失計而兵鮮勝算也又其後秀吉既死倭將遁矣亂可乘也怠可擊也乃中路攻城無策然煩自焚彭信古實階之禍而我又不設老營不張左右翼倭為蝴蝶陣十八人躍而前我師大北已乃賂金幣助之歸即有海上一捷盜亦得不償失而竟令得志去矣則終事之失計而局倭者結也夫朝鮮之為國雄據八道兵勁食饒乃對馬一島猥於天順年間輕割以資山城君出上之衆周以粟帛致為歲例猶之乎啓扃以招盜而又

釜山僑居互市之倭。不設防閑。山各島堪戰之舟。師不多練。抽丁裹糧。以素未習之兵。負重而戰。敗道也。而不爲戒。奴丁幾十萬衆。每憤憤掉臂。可恩威用也。而不爲收。竹嶺鳥嶺一帶。峻巘紆逶。道不容騎。窮日無棲可闞可監。固王京以南天險也。而不爲扼。兵發之後。田里蕭條。有可耕之地。無其人。而不爲撫。若然者鮮始不自謀。而我復不爲鮮謀。已事之跡也。不及追也。昔都御史王守仁鎮兩廣。常以保甲兵一舉而破猺夷三十六洞。而在嘉靖乙卯二店塘之捷。丙辰仙居之捷。鄉兵之宣力尤多。夫誰謂土著之不任折

衛也乎今誠宜爲制無論州邑在城在鄉一應軍民人等挨戶查編十家爲甲甲置長十甲爲保保又置長平居今嚴譏察備非常即於每甲抽驍壯一丁爲團兵衣甲器械取諸若甲集十兵令保長領之集十保更擇足智勇一人總領之爲一團團置一教師時訓以弓弩鎗刀鞭銃等藝而縣尉則月一閱稽勤惰府道則歲一閱定賞罰民既自衛厥鄉官亦賴以應卒合十戶而備一卒曾何糾聚調遣之足病云先是漕運總督鈇疏畧有云江北五十七州縣總計民壯快手九千六百餘名每名編工食七兩二錢原爲

防守城池捕緝鹽盜乃令祇供有司差用多以老弱遊梲充數萬一地方有事調遣輙稱無人徒費脂膏養此遊惰即令倭警若添兵未免增餉增餉未免苦民合責兵備行各掌印官將本地民壯不拘馬步逐名簡汰老弱掄選精銳督責操演遇急抽取驍勇一半調赴海上應援即以原派工食充月糧上既省招募之煩下又免供應之苦計可得精兵五千又云兩淮轉運通泰淮安三分司所轄三十鹽場竈丁繁夥皆長生海濱素稱勇敢嘉靖間倭寇入犯多得其力先經題准選取三千名爲竈勇每年三月初一防汛

起至五月中旬汛畢止有警聽就近各營將領調用截殺其工食不動有司錢糧出自各場包夫官錢纔紀牙用隨鹽賑銀扣支餘月不給令各竈率在場僉閑而抽練祗虛應故事合責原設千總官逐一揀選着實訓練務要人人精壯足備衝突夫沿海諸州邑運司各場分誰無民壯竈丁奚獨淮揚可資敵愾也者藉令一一倣禇原議務得士裨實用則公帑不更費募資而沿海頓添兵數萬如將領以餉軍爲恒套領陸兵則浮增坐營軍辦名目以濫餉而核之半歸烏有領水兵則藉口更番出哨遠地以影射即至巧

莫能鉤致須嚴爲令勢豪有詭冒糧餉一名擬配五名以上擬戍十名以上擬斬武弁乾沒與同罪王軍老弱必更壯丁軍餘精壯勿令避役寧懸糧以募軍毋虛軍以濫糧實以稽查閱試之權責成于直指而嚴覈最焉往者平壤之捷南兵實先登有功既食其賞而總兵官王保又橫加誅戮以重其毒非盡募卒之桀不可制也至于先年王江涇之勝則永順土官彭藎臣之功淸風嶺并乍浦之勝及勦徐海則容美土官田九霄九章之功天下之兵無論南北無論土漢旣以成聚無不悍不擾者顧所以馭之謂何耳我

誠慎簡銳。于始。若浙江處兵。江南沙兵之類。淮就本地方召募。稽其戶籍。令土人保結。聯爲什伍。法得逃坐彼。即以身從征。誰無父母妻子之慮。而苟爲戎首以幸禍。必不其然。我誠關會該處軍門。若狼兵。川湖土兵之類。必令憲司一員。明示該管頭目。以漢法。且加訓練監督。前來有債事及生事者。罪及監督。彼土官世受國恩。夫亦自有家法在。而詎敢縱下以干戮。必不其然。如齊。坻東安。豐潤。玉田。燕之督亢地也。故稱肥饒。緣五代淪于夷狄。蓁蕪數百餘年。元末學士虞集。嘗議屯田以足元京之食。屯塲遺址。依然可尋。

皇上初年、兩經題請舉行、旋被破壞、非地難屯種、實緣舉行之初。未究蠹害屯政之故、使。奸人豪右得以搆釁阻撓。總督張佳胤、巡撫張國彥、兵備顧養謙之開墾也、玉田豐潤、已漸就緒、未及議興水利、俱各遷轉、昔年熟田爲豪右覇佔者、至今耕種、尚可按籍而考、此言非地之田之可屯也、濬海郎中樊兆程曰、淮揚荒土、甚多、非甚磽瘠不可耕、即如安東而下、直至贛榆、爲路幾六七百里、中間曠地、不下數萬、頃安東之大湖、海州之傳湖、沭湯之桑墟湖、贛榆之南湖、各方廣不下數十里、土浡而地平、俱可通利溝渠、因

渠以溉便成水田以蒔藝種五穀歲可得粟數十萬石程爲榆令時曾于榆之南湖召民劉德等立庄開種歲穫粳稻無筭厳之民見今于此湖内開種獲利者甚多此有試而可行者況牛力穀本各州縣俱有營田官牛三五百頭不等而數年之所孳息未報者不與焉營田倉内所報穀數俱可覈而取足者此須設一寔職官總率之擇州縣之廉幹有心計者分理之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揣肥磽之異設法召募留心撫綏或仍責之原設農師或郡民壯弓兵所軍照屯田例分給募民墾之不一二年間

自有大獲。此言兩淮之田之可屯也。籌海編曰。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劒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爲邊患。信國公經畧海上。起遣其民。盡人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工侍近奏。令民開種。以給幕租。若輿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墾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以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十萬石。大爲海防之助。但其患二。故當道屢議屢止。一是恐倭藉以爲糧。結巢于此。一是大家爭佃。秋糧難徵。爲今之計。須丈量爲屯田。召民耕種。其輸賦軍門。排者搭棚厰而居。不挈妻孥。不得買賣。逐歲更始。如大

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免矣。官差石工伐山造堡。海洋有警。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女財帛。自無結巢之念矣。此言浙中島嶼之田之可屯也。叅將黎國權曰。閩中有人可耕而無地。粵中有地可耕而無人。嘗觀漳郡力農者。散處七閩深山窮谷。無處無之。而挾農具以入浙之溫處者。亦時有焉。倘能設法招徠此輩。如海南一帶空地。分給屯種。則十年生聚。藉其人可以為兵。入其粟可以增賦。又叅將江應龍曰。墾田之法。不獨可行于窮民。亦當責効于營兵。查得雷州附營一帶。廣衍饒沃。皆可成田。諭令

各兵并力合作、漸次開墾、計畝均分、無事解甲而耕、有警荷戈以戰、則金城十二之便、或可庶幾也、此言廣中之田之可屯也」八閩山多田少、專倚隣省糴粟、遼左昔曾告饑、亦令赴糴山東、然而不無生事于海上、此惟官不爲操其權、而聽民自爲計、一出海必載戎器、載戎器則變易生、今莫若倣古常平倉法、領以專官、歲將無礙公鏹、或軍士餉金、預借其半、當秋成穀價減少之日、無論鄰省或本省鄰近郡邑之大穰者、多糴前來、謹貯之、以俟春夏缺乏、或散軍、或糶與民、大都瀕海諸處、故饒粟穀、而水旱亦或時有、土人

蓄居積者往往乘急射利官莫能禁今一制之自官則米價不踴農人不傷城市充實緩急無恐府予則分家容獲資其贏歲稷在小民且得資其賑普陀乃賊禮佛換水之所必登洋山乃賊由浙入直之所必犯我誠于浙東以舟山爲重鎮集水陸諸軍爲正兵飭戰具于沈家門岑港等處而奇兵則遠出普陀伏兵則潜布洛伽山等處互爲聲援往者參將盧鏜不于普陀謀搗巢乎先一日遣諜覘之傍無一舟兵既合賊乃更出他島之精銳夾攻我我遂大衂夫惟鑒賊之所以誘我者反誘賊有正必爲設奇有奇必爲

設伏到處併力夾擊勢如率然或摧其鋭或散其黨毋令闌入內地倘或乘風旁逸而我不及追也務尾其後為他路戰兵之策應總兵官則移駐近嶼居中調度常令賊背腹受敵而我臂指如意不出近洋賊可殲矣萬一者能擊賊而不能盡賊乎又復有海岸控扼之正兵在再督水兵登途協戰勿遽卸擔于陸兵旁觀以縱寇則所稱節制之兵不可敗者非歟以此推之閩直等處莫不皆然倭之長技在步中國之長技在船海上之船不必論力而論船力不論船力而論風力何也倭之造舟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

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觔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艍費功甚多、費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大者容三百人、小者僅容四五十人、其形卑隘、難于仰攻、若遇無風逆風、皆倒桅盪櫓、不能轉戧、最畏我廣船福船之衝犁、先年浙直用兵、調取多藉其力、及今非多造廣福船、分給各鎮、不足以資出洋犁賊之用、又非造極堅工、即令造船之人長為駕使、恐多破冒無資實用、悉心整理、協謀共濟、是則各鎮撫道諸臣之任矣、又如台州之蒼山船、便于追賊崇明之沙船、便于淺水、戧風荒船、便于哨探、二刻船

便于衝濤混戰朝鮮龜船布帆竪眠惟意風逆潮落亦可行切見沿海鹽徒儘可選用其次水兵奇妙如浙之七里瀧併金山寺下漁人俱能朝入水暮方出白晝水底鑽船致敵舟之沉溺黑夜抽幇起椗致賊師之失隊其次則南直以販賣私鹽者人船輕便且習風濤黑夜潛行駕棹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探是又一策也猶未也倭之火器祇有鳥銃直百步而止中國有鳥銃又有大砲去七百步佛郎機去三百步又有神鎗火箭飛天噴筒埋火藥筒大蜂窩火妖諸器敵不足以當我明甚第聞倭製火銃其藥極細以

火酒漬製之故其發速又人善使故發必中中國有長技而製之不精與無技同謂宜嚴督製造令中法更熟演之何憂乎不敵耶猶未也倭銃發每無聲人不及防類能洞甲貫堅諸物難禦惟是廣中所產鏢膠形如掌片堅勁異常較之浙中所產者不同用釘連綴施于木架造爲防牌鉛彈始不能透亦一策也猶未也倭奴裸體以戰鮮有甲胄蔽體惟廣東所造藥弩見血立斃較之弓弩尤利扼險守隘破敵摧堅無有妙于此者向見長寧等處諸巢遺孽人多驍捷技藝熟閑輕儇跳躍百倍倭奴慣用此弩又有鈎旗

杆長丈許用布五六幅縫紉爲旗周匝綴利鈎每遇對敵橫舉陣前衆兵排列于後五步之內旗開而兵器隨之以出飛舞招颭矢石不能入又足以牽挽敵人衣裙使不得運用大率一旗可蔽數十人百戶吳夢豹自謂曾統兵贛營力足招致數千人破敵特以疏請是亦一策也將官王鳴鶴曰倭夷之來雖無定向而天風考驗實有定期夫北風而南南風而北未有北風而能北南風而能南者觀其風之所自而預守其險則無不中矣其討亦不過總戎躬調重兵一二枝防守于適中之陸地全在將臣得人又勤考天

時、如遇天風大作之時、亦照方位前去、與水兵相爲表裏、而預待之、譬之陣法然、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不觸則不應、守險亦然、搶其上風、陷之死地、乃勝算也、豈其然矣、顧此中有大機、則尤係之乎哨望何也、倭奴遠涉而來、或以休憇聯䑸、或以潛伺虛實、未有不泊外島而徑入內地者、飛報聲息、全在哨卒、雖其善爲伏匿、而暗夜亦必微露火光、望海窩之寇向非瞭卒先爲傳報、廣寧卽號智勇、亦奚由設備、以圖歛功乎、故今海上哨船、在各省諸守把等官、分有信地、不待言矣、而出外洋探哨者、必須嚴爲期會、如往者溫

御史如璋條議直隷備倭方畧謂兵船在狼山福山者遠哨于崇明而專守三沙一帶在松江嘉興者遠探于外洋而會守獨山一帶江北兵船不至三沙浙直兵船不會獨山皆以守備不設論罪他處固可倣而行也至若水艦望斗之瞭卒當有警時須如督撫唐順之議擇律壯善瞭者每夜給銀一兩以酬其勞有悞軍機必碎勿宥而在陸地之守望則有總兵戚繼光閱中墩堠車旗舉火之法在行之有紀核之盡法庶賊不得多方以誤我我乃可併力以當賊往嘉靖季年之倭我內地奸人引而至也其遼陽山東不

禊禍者無通夷接濟之人也今中土之僑寓倭境者固不乏人在浙直雖有互市之禁而若南灣月港諸處番船固數數往來也紅夷黑夷頃構釁于南海若閩亦非無事之地也而倭且猥以渡勘合船通商爲請又復陰陽其說以要我其生心如此番夷載貨前來志在貿利容未敢軼越于約束獨是我人載私貨出大洋以就市于倭者或造重底船相貼換或販米穀相接濟令或虞其激而生他變不能盡絕番商之來則何可不禁我徒私販之往也須嚴爲令凡近海處所止許造單桅小船以便近嶼漁採其或違禁私

造雙桅大船者行令搜捕燬其舟罪其人仍于各鄉編立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船之多寡依十家牌法循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統于船甲長內以十隻分統于甲副仍于船尾外大書某縣某船甲下某人十字翻刻墨填爲記其甲長副各置簿一扇備載鄉中船數并某樣船隻某項生理一一直書歲爲具呈于縣互相糾察犯則連坐先是策倭者有云守必以戰而守城必以野自法有陷城之誅而未嚴棄野之罰賊至則苟負孤城而棄其四境烟焰相望號聲相聞所至蕭條有不忍見聞者安望其援乎故李牧備

邊先在收保而不失不能收保是資敵也後將軍墩熢先在乘隧列障校聯不絕賊不敢犯使疏而可犯是自敝也宜畧倣墩堡之制使民各聚爲市市列爲堡約其道里之中使勢可相及毋賊至則墩堡固守而郡縣急遣而助之又時嚴其法使四境殘甚者與失城同罪則人各爲戰地各爲守賊入而無所得其勢自困矣嗣有倣此而建議者謂市鎮若歸安之雙林菱湖璉市宜城烏城之烏鎮南尋宜城漳浦之月港宜城大都意主清野議甚善況夫巨鎮之所聚廬而處者類不乏殷富貴族稍輸委以助公家且以自

保庸詎非計向令崑山維揚不早圖城守其不為杌上肉者幾何即今東南瀉滷難城處固多酌其可城者城之令近地各協助厥工而有急併得入保將在在金湯且足羽翼郡縣以便聲援而賊不難勦矣唐節度杜佑守城法在拒機以應敵扇棧必塗泥樓櫓必芘籬橋有轉關堞有積石叉竿連棒布幔水弩行爐遊火灰缾松明燕尾炬鹿角鎗木柵鐵菱陷馬坑拒馬鎗烽臺馬鋪遊奕城池近寇者不可不預備也主事唐樞云守城之法近日東南全不知此女墻不可太高厚堵空之然如圭首針銳所以便外縣便俯

賊城上傳箭不敲梆所以便聽聞守者必更番所以養精力陟降有號頭夜有火晝有旗所以一衆伍違犯有决罰所以定心志風雨露日有遮蔽所以安體力火器石塊灰油懸槌鐵蒺藜諸物畢備所以供急用或者又云夜時舉砲以驚賊縋壯士以偷賊營突出兵以擊賊懈以攻爲守守斯固而至于區處詳盡則莫如往年蘇郡戒嚴所畫守城條約爲可法載在籌海編皆足備採擇者也　高皇帝時每重襲替比試必嚴又在在立文學處並立射圃令官生時肄射今何不于各處衛所倣兩京特立學師以武科其文

武才不及除選者為之羣諸將家子與所謂民生武生者俾授業教之以金版六弢教之以騎射陣法監以憲司廣厲功令布在學宮如博士弟子故事按部使者歲程督而行賞罰焉而又申嚴比試令襲替亦如洪武遺法院道比試不中格勿輕進之府部府重臣比試不中格勿輕咨部于之官始罰半俸歸肄學三年再比不能者請為軍最者御史羅廷唯曾論舉邊材之濫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而下腐刑忠如諸葛亮舉馬謖而落相職古人慎重兵事如此其嚴故事鮮敗績今被薦者不自絜其才之短長薦人者不

復任其事之成敗則人孰不懷僥倖之心乎昔者王瓊之在本兵也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訝之瓊曰凡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置之贛州是也未幾而全捷聞人咸稱服竊查損軍之例如賊擁衆入寇官軍卒遇交鋒損傷被虜數十人之上若交鋒入境損傷虜殺四五人律止擬戍惟是私使軍人出境因而致死或被賊拘執至三名絞柰何衛所官輒藉口律嚴不敢出一軍攖賊鋒夫額軍不用以出戰則平日之餐鎮何爲守城既得以偷生將一切之武藝俱廢無事坐而食糜有急他人代鬬此于將

官之掩敗逃誅誠便殊失　高皇帝遺意矣況當
世廟時兵部題准有例大都謂但當錄其血戰之功
而不計其失伍之罪軍伍缺者亦有例許民充補令
而後額軍須與民兵並操練並出殺賊即有損傷仍
查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少者准贖罪損獲相半者
從輕記令戴罪俟有功准贖惟合隊敗衂全無斬獲
乃擬失機如是則將官莫敢不用軍以戰戰軍莫敢
不用素練者夫當賊船之初來能迎其鋒犂沉一船
視勦殺一二零賊者爲功孰多第責割級于波濤騰
湧之中勢所不能即如朝鮮海上之捷聞遁倭敢溺

委以千計。乃功雖真。而級則贗。人且因級以疑功。則首功之例不當槩論于水戰也明甚。今須更爲令。陸戰論首功。一依戚總兵火兵。割級按數第賞之法。勿令功償事。海戰論衝犁。惟據耳目所共覩擊碎船隻以次議賞。欲固東北隅。莫若聯遼陽山東爲左右手。欲聯遼陽山東爲左右手。莫若承復海運。習海道。何也。登遼隔海甚近。風順半日可達。舊制歲運登萊布花以給遼軍。征東運餉至義州。亦即循此故道。若由成山外洋。週廻達直沽。遙望鮮疆。近遶旅順。我之運路。固即倭之來路也。一以測危礁暗沙之險。便于迎

敵、一以備舟楫轉漕之具便于救鮮、一以合二鎮唇齒之援便于接應。一以闢閩浙舟師之路、便于調赴剿今關外戍軍、往往越山航海以逃。安在不通海道之足以弭寇。且黄淮中梗、會通艱阻之秋、而此路一通甚爲便益、